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七回 九環錫杖施威能 四路妖精皆掃盡

詩曰： 岩下飄然一老僧，曾求佛法禮南能。  
論時自許窺三昧，入聖無梯出小乘。  
高閣松風傳夜磬，石牀花雨落寒燈。  
全憑錫仗連環響，掃蕩妖氛誦法楞。

卻說長老問這個精怎的這等狠，土地道：「不管他狠事，只因他一家兒都是些兄弟兵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是甚麼兄弟兵？」土地道：「他一門有四個房頭，都是精怪。只是大房頭更加茂盛些，一個老兒養了三〇二個兒子，個個神通廣大，個個變化無窮，其餘的三個房頭，都是單傳的一家一個兒。」長老道：「可有個姓麼？」土地道：「也不知其姓。」長老道：「可有個名字麼？」土地道：「也不知他的名字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沒有姓，又沒有名字，卻怎麼樣兒稱呼？」土地道：「他大房裡人多，就號做天罡精；二房裡只一個，號做鴨蛋精；三房裡一個，號做葫蘆精；四房裡一個，號做蛇船精。」長老道：「你這山上的是哪一房哩？」土地道：「這山上是四房裡蛇船精，故此只在九曲溪流之上。」長老道：「那三房都住在哪裡？」土地道：「第三房住在羅浮山上，第二房住在峨眉山上，大房裡住在五臺山上。」長老一直探實了他的底兒，方才吩咐這些神道各回本位。

一個長老，兩個神僧，就在這個山上遇曉便行，遇晚便宿，遇峰頭便上峰頭，遇巖洞便進巖洞，遇寺觀便坐寺觀，遇祠廟便住祠廟，遇長老講上幾句經，遇眾生教他幾句偈，遇強暴引他進善門，遇慈悲掖他登法界，遇龍與他馴，遇虎導他仁，遇鶴任其舞，遇鳥雀隨其飲啄。不覺的鳥飛兔走，日復一日，這一日坐在齊雲谷的齊雲亭上，那亭外豎著一座碑，石碑上鑄著一首七言四句的詩。長老問道：「那碑上的詩是甚麼人題的？」非幻看了一看，回聲道：「是朱文公題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把那詩念來與我聽著。」非幻慌忙的走近前去念說道：

九曲將窮眼豁然，桑麻雨露見平川。  
漁郎更覓桃源路，除是人間別有天。

一個「天」字才念得出聲，猛省得半空裡火光一閃，颯地裡一陣的響將來，只見：

視之無影，聽之有聲。噫！大塊之怒號，傳萬竅之跳叫。穴在宜都，頃刻間弄威靈於萬里；獸行法獄，平地地見鞠陵於三門。一任他兵兵兵兵，慄慄烈烈，撼天關，搖地軸，九仙天子也愁眉；那管他青青紅紅，皂皂白白，翻大海，攪長江，四海龍王同縮頸。雷轟轟，電閃閃，飛的是沙，走的是石，直恁的滿眼塵埋春起早；雲慘慘，霧騰騰，折也喬林，摧也古木，說甚麼前村燈火夜眠遲。忽喇喇前呼後叫，左奔右突，就是九重龍鳳閣，也教他萬瓦齊飛；吉都都橫衝直撞，亂卷斜拖，即如千丈虎狼穴，難道是一毛不拔？雖不終朝，卻負大翼，吟的戴嵩之失牛，喝得韓乾之墮馬；才聞虎嘯，復訝鷲鳴，愁的雞豚之罔柵，怕的鳥雀之移巢。縱宗生之大志，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層；雖列子之冷然，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。似這等的惡神通，那裡去聽個有虞解慍之歌，黃帝吹塵之夢？須別樣的善菩薩，才贏得這個高祖豐沛之樂，光武汾陽之詩。正是：萬里塵沙陰晦暝，幾家門戶響敲推。多情折盡章臺柳，底事掀開杜屋茅。

真好一陣怪風也。非幻見了，只是縮了個頸；雲谷見了，他只是伸出個舌頭來；長老坐在齊雲亭上，只把他當一個耳邊風。這一陣風方才息了，又只見黑沉沉的世界，滿地裡傾盆倒鉢的下將來。只見：

淪然淒淒，霏焉祁祁，納於大麓而弗迷，自我公田而及私。王政無差，日為期，未能破塊，才堪濯枝。微若草間委露，密似空中散絲。飲酒方觀於御叔，假蓋定聞於仲尼。若夫月方離畢，雲初觸石。紆濯壇之神馭，儼高唐之麗質。雖潤不崇朝，而暴難終日。爾其驂屏翳，駕玄冥，歎室中之思婦，集水上之焦明。蜀道淋鈴，周郊洗兵。罷陸楯於秦殿，奏簫鼓於劉城。或以占中國之聖，或以伐無道之邢。及夫舟運渡頭，水生堂上，喜甘泉之已飛，伊百穀而是仰。亦有洞中鞭石，鞍上飛塵，煩河伯之使，藉無為之君。則有諒輔聚艾，戴封積薪。漂麥已稱於南鳳，流粟仍傳於賈臣。隨景山之行車，折林宗之角巾。亦聞文侯期獵而守信，謝傅出行而致怒。或勤閔而求，或霖為苦。忤羅浮之神龜，鳴武昌之石鼓。復見商羊奮躍，石燕飛翔，玉女振衣，雷君出裝。認天河之浴狶，觀卯日之群羊。利物為神，零雲有香。霈則喻宣尼之相魯，霖則為傳說之輔商。又云欒巴噴酒，樊英嗽水。浮朱繫於波上，躍黑於水底。陰陽吻合而風多，日月蔽虧而雲細。或因掩骼而降，或為省冤而致。考於義易，悵西郊之未零；玩彼麟經，眷北陵而可避。正是：

茅屋人家煙火冷，梨花庭院夢魂驚。  
渠添濁水通魚入，地秀蒼苔滯鶴行。

卻又好一陣驟雨也。非幻伸出手來，把個指頭兒算一算。雲谷道：「你算個甚的？」非幻道：「我算一算來，今日剛剛的是七四〇九個日子了。」雲谷道：「這孽畜真個是會呼風喚雨的。」非幻道：「少說些罷。」只見碧峰長老坐在亭子上，合了眼，定了神，只當一個不見的。須臾之際，雨收雲散，皎日當天。一撲喇，一個猛漢站在長老的面前；貓頭豬嘴，露齒呲牙。長老心裡想道：「今番卻是那畜生來也。」開了眼，輕輕的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那猛漢道：「你還不認得我哩！我是當方有名的蛇船大王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到這裡做甚麼？」猛漢道：「你無故久占我的山頭，我特來和你賭個賽。」長老道：「你這等一個矮矮的人兒，要賭個甚麼賽？」那猛漢聽知道說他矮，他就把個腰兒拱一拱，手兒伸一伸，恰好就有幾〇丈高，就像個九層的寶塔。長老道：「高便有這麼樣兒高，只是個竹竿樣兒，不濟事。」那猛漢知道說他瘦，他又把個身子兒搖幾搖，手兒擺幾擺，恰好就有〇丈寬大，就像個三間的風火土庫。長老要他變高了，眼便不見下面的動靜；長老要他變夯了，腰便不會如常的屈伸。長老想道：「卻好算計他了。」雙手拿定了這根九環錫杖，謹照著他的腰眼骨兒，著實斷送他一下，把個孽畜打得一個星飛繚亂，魄散魂飄，咬著牙，忍著疼，望正南上巡走。好個碧峰長老，拽著根九環的錫杖，帶著兩個證佛的高徒，金光起處，早已趕上了這個孽畜。這孽畜看見後面趕得緊，只是望著第三的哥哥處奔。他那裡前面走得緊，我這裡後面追得緊。

這孽畜一走，走到一個高山之上，逕自奔到那個峰頭兒，只是一閃。長老起頭看來，只見這個山約有五六千丈的高，約有三四百里的大，有〇五個嶺頭，神光燦燦；有三〇二個峰頭，瑞氣漫漫。卻再看一看來，原本是兩個山，如今合做一個山。長老心裡明白了，把個頭幾點了一點。非幻問道：「師父，這卻是個甚麼山也？」長老道：「這是道書上〇大洞天之一。」雲谷道：「想也就是那個土地菩薩說的羅浮山。」非幻說道：「既是羅浮山，卻不是他第三的哥哥家裡？」長老道：「不要管他甚麼第四、第三，直恁的碾將他去。」好個碧峰長老，說了一個「碾」字，金光起處，就在那個高峰頂上去了，起眼一瞧，並沒有一些兒動靜。長老道：「非幻，你把那個峰頭的上下細細的挨尋一遍，來回我的話。」雲谷道：「弟子也要下去尋他尋。」長老道：「你也去走一遭兒。卻一件來，一個望東而下？自西而上；一個自西而下，望東而上。」兩個小長老同領了師父的佛旨，同時下山來挨尋。你也指望捉妖縛精，師父面前來討賞；我也指望擒魔殺怪，師祖向前去獻功。

非幻自東而下，自西而上，兩手摸著一個空；雲谷自西而下，望東而上，半星兒都是假。兩個人走到師父面前來，你也說道「沒有」，我也說道「沒有」。好個碧峰長老，把個慧眼一張，只見那個峰窩兒裡面有這等一點兒妖氣。長老道：「你兩個同到那個峰窩兒裡瞧一瞧來，看那裡是些甚麼物件，快來回話。」兩個人走將下去，並不曾見有些甚麼物件，復回身來。非幻走得快些，一腳絆了一下，照地就是一戳碌。雲谷走上前去打一看，原來絆了腳的是一根葫蘆藤兒。這根藤盡有老大的。非幻心裡就有些兒狐疑，雲谷心裡就有些兒費想。兩個人更不打話，逕直跟著了這根藤兒只是走。大約走三五步，只見一個石岩裡面一個大毛鬆鬆

的葫蘆。非幻道：「這敢就是那話兒？」雲谷道：「卻不是怎的。」兩個人抽身便轉，轉到峰頭上，回了長老的話。

長老金光一聳，那個石岩就在面前。好長老，掣起那根九環錫杖，照著個葫蘆，只聽得一聲響，把那葫蘆打得個望岩上只是一溜。原來哪裡是個葫蘆，卻是一個毛頭毛臉的老妖精，手裡還牽著那個貓頭豬嘴的猛漢。長老又照著一杖，把這兩個妖精打得存紮不住。他兩個就走到玉鵝峰上去，長老就打到玉鵝峰上去；他兩個走到麻姑峰上去，長老也打到麻姑峰上去；他兩個走到仙女峰上去，長老也打到仙女峰上去；他兩個走到會真峰上去，長老也打到會真峰上去；他兩個走到會仙峰上去，長老也打到會仙峰上去；他兩個走到錦繡峰上去，長老也打到錦繡峰上去；他兩個走到玳瑁峰上去，長老也打到玳瑁峰上去；他兩個走到金沙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金沙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石臼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石臼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朱明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朱明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黃龍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黃龍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朱陵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朱陵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黃猿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黃猿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水簾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水簾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蝴蝶洞裡去，長老也打到蝴蝶洞裡去；他兩個走到大石樓上去，長老也打到大石樓上去；他兩個走到小石樓上去，長老也打到小石樓上去；他兩個走到鐵橋上去，長老也打到鐵橋上去；他兩個走到鐵柱上去，長老也打到鐵柱上去。他兩個妖精愈加慌了，又走到跳魚石上去，長老又打到跳魚石上去；他兩個又走到伏虎石上去，長老又打到伏虎石上去。他兩個妖精也無計奈何，雙雙的鑽在那阿耨池裡面去，碧峰長老也打到阿耨池裡面去；他兩個又鑽在夜樂池裡去，長老又打到夜樂池裡去；他兩個一鑽又鑽在卓錫泉裡去，好個碧峰長老，把那九環錫杖望地上略略的響一聲，只見他兩個妖精和那泉水兒，同時朝著面上一瀑起來。兩個妖精心生一計，逕走到御花園裡柑樹上，搖身一變，閃在那柑子裡面去了。碧峰長老已自看見，就遠遠的打一杖來。他兩個又安身不住，卻又搖身一變，藏在那御花園裡龍蔥竹兒裡面去了。長老照著這個竹兒又是一杖來，他兩個又是安身不住。卻只見山上有一群五色的小雀兒共飛共舞，他兩個又搖身一變，恰好變做個五色的小雀兒，也自共飛共舞。碧峰長老把個九環錫杖對著雀兒一指，那些真雀兒一齊掉下地來，只有他兩個假雀兒，趁著這個勢頭兒，一蓬風飛了。

他兩個在前面飛，長老拽著一根錫杖，領著兩個徒弟，緊著在後面趕。他兩個逕望西北上飛，長老也望西北上趕。正在追趕的緊瀟處，非幻說道：「這兩個妖精只望西北上飛，莫非是到峨眉山上討救兵來也？」長老道：「我已自理會得了。」雲谷道：「憑著師祖這根錫杖，怕他甚麼百萬妖兵！」師徒們正在閒談閒論，不覺的就是峨眉山上。他兩個妖精雖則靈變，卻要駕著霧借著雲才會飛。碧峰長老他本是個古佛臨凡，不駕霧，不乘雲，金光起處，還狠似飛，故此他兩個妖精再走不脫。他兩個剛剛的飛到峨眉山上，叫一聲：「二哥哩！」倒也好個二哥，平地地跳將起來，卻是三個妖精，打做了一伙。雲谷說道：「這個妖精又是個藍頭藍面的。」非幻道：「這就是那土地老兒說的鴨蛋精。」長老更不敘話，趕上前又還他一杖。今番又是三個妖精沒路跑了，只見大峨眉山上打到中峨眉山上，中峨眉山上打到小峨眉山上，小峨眉山上又打到中峨眉山上。山頂上打到山腳下來，把那八個磨盤灣，做了個銀瓶墜井；山腳下又打到山頂上去，把那六個餘里的之玄路，做了個寶馬嘶風。一百一十二座石頭的龕兒，龕龕的流星趕月；一百二十四張石頭的牀兒，牀牀的弩箭離弦。大小洞約有四餘個，哪個洞裡不聽得這九環錫杖王吉王吉叮叮？洞裡穴約有三六雙，哪個穴道不聽得這九環錫杖乒乒剝剝？雖則是光相禪師，也做不得個萬間廣廈；縱然有普賢菩薩，也做不得個西道主人。

那三個妖精也自計窮力盡了，大家商議道：「和尚還得緊哩！我和你莫若奔到五臺山去，就著那些天罡精再作道理。」說猶未了，後面又追將來。三個妖精沒奈何，捨著命直冲正北上走。長老拽著錫杖，領著徒弟，也望正北上趕將來。卻趕得有七七八八，雲谷道：「師祖，前面是甚麼山？」碧峰道：「就是五臺山。」雲谷道：「怎麼叫做個五臺山？」碧峰道：「這個山是北嶽恒山的頭，太行山的尾，綿亙有五六百里的路，按東西南北中的方位，結就金木水火土的氣脈，卻是五個峰頭。那峰數五，平平坦坦，就像臺基兒一般，故此叫做個五臺山。」非幻說道：「那三個妖精已自奔到峰頭上去了，師父快些掣出杖來。」長老道：「今番卻又不在打上。」只見那三個妖精慌慌張張、吶吶喝喝，這個峰頭上又跑到那個峰頭上，那個峰頭上又跑到這個峰頭上。長老也不舉杖，也不追他，只是坐在中間的臺上，念動幾句真言，宣動幾句密語，拽著根錫杖，領著兩個高僧，且自尋個善世法門入定去了。

卻說他三個妖精，東邊也叫著天罡精哩，西邊也叫著天罡精哩。那些天罡精，東邊也跳出一個來，西邊也跳出一個來。叫的叫了兩三日，才叫得遍，跳的跳了兩三日，才跳得全。你看那三個妖精，又得了這三三三個天罡，如虎生翼，每日間在這些峰頭上跳的跳，叫的叫，飛的飛，跑的跑，吼的吼，哮的哮，舌丹的舌丹，的，的，的。每日間又在這個長老入定的門前，呼風的呼風，喚雨的喚雨，吸霧的吸霧，吞雲的吞雲，移山的移山，倒岳的倒岳，攪海的攪海，翻江的翻江，飛槍的飛槍，使棒的使棒，撒瓦的撒瓦，搬磚的搬磚，攪煙的攪煙，弄火的弄火。雲谷聽得門外這樣兒鬧鬧吵吵，走將出去看一看，只見那三個，一個是蛇船精，貓頭豬嘴；一個是葫蘆精，毛頭毛臉；一個是鴨蛋精，藍頭藍面。新添的這三三三個天罡精，好不標緻哩，一個個光頭光臉，是白盈盈的，就是個傅粉郎君。雲谷也自有三分的懼怕，叫聲：「師父，你來看也。」非幻聽見外面叫他，也自跑將去看，見這些妖怪神通廣大，變化多般，心裡也自有兩分的慌張。一個師父，一個徒弟，兩個人正在恂恂察察、養養，猛聽得裡面長老叫上一聲，嚇得他師徒兩個狠著一個大足龍踵，忙忙的走將進來，回覆道：「師父有何呼喚？」長老道：「我入定有幾個日頭了？」非幻道：「已經七七四九個日頭了。」長老道：「外面的精怪何如？」雲谷道：「凶得凹哩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們看見他麼？」雲谷道：「適來我和師父兩個人眼同面見的。」長老道：「待我出來。」好個長老，從從容容出了定，淨了水，納了齋，一隻手攬了鬚髯，一隻手拽了那九環錫杖，後面跟著兩個高僧，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去。

早有一個小妖精就看見了。那小妖精口兒裡吹上一個鬼號，舌兒上調出一個鬼腔。長老剛剛的坐在山頭上，只見前後左右，四遠八方，盡是些精怪，都奔著長老的面前來。奔便是奔到長老面前來，及至見了長老的金身，也白有三分兒鬼扯腿。長老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貓頭豬嘴的說道：「你豈不認我是蛇船大王？」毛頭毛臉的說道：「你豈不認我是葫蘆大王？」藍頭藍面的說道：「你豈不認我是個鴨蛋大王？」那些光頭光臉標緻些的跳下跳下，嘈嘈雜雜說道：「我們兄弟是個天罡大王，你本然不曾認得我哩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們到這裡做甚麼？」蛇船精說道：「趕人不過百步，你趕我，怎麼直趕到這裡來？」葫蘆精說道：「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便我的兄弟有不是處，你怎麼連我也趕將來？」鴨蛋精說道：「家無全犯，你怎麼樣一聯兒欺負我弟兄三個？」那些天罡精人多口多，齊聲說道：「你不合這等的上門欺負人。」

長老道：「既是這等說來，你們也有些手段麼？」眾妖精齊聲說道：「你不要小覷了人！我們有神有通，能變化能化。」長老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才見。」眾妖精齊聲說道：「你教我們怎麼做出來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們說道有神有通，你們就顯個神通我看看。」眾妖精說道：「看風哩！」說聲「風」，這些妖精打伙兒撮撮弄弄，果真是個「飄飄一氣怒呼號，伐木摧林鳥失巢」。風便是一陣大風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個風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雨哩！」說聲「雨」，果真是個「遊人腳底一聲雷，倒鉢傾盆瀉下來」。雨便是一陣大雨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個雨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霧哩！」說聲「霧」，果真是個「山光全暝水光浮，佳氣氤氳滿太丘」。霧便是一天大霧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個霧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雲哩！」說聲「雲」，果真是個「如峰如火更如綿，雨未成時漫障天」。雲便是一天黑雲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個雲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山哩屍說聲「山」，果真是個「秀削芙蓉萬仞雄，天然一柱乾維束」。山便是一個高山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個山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海哩！」說聲「海」，果真是個「巨海瀟瀟勢自平，百川歸處看潮生」。海便是一個大海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個海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槍哩！」說聲「槍」，果真是個「丈八蛇矛勢儼然，萬人叢裡獨爭先」。槍便是一根長槍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根槍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磚瓦哩！」說聲「磚瓦」，果真是個「點點磚飛如雨亂，磷磷瓦走似星流」。磚瓦便是許多磚瓦，長老就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許多磚瓦。眾妖精說道：「看煙火哩！」說聲「煙火」，果真是個「黑燄蒙蒙逼紫霄，一團茅火隔煙燒」。煙火便是一番煙火，長老把個杖兒指一指，卻就不見了這

個煙火。

非幻站在左壁廂，看見這些妖精這麼樣兒搬弄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莫道此人全沒用，也有三分鬼畫符。」雲谷站在右壁廂，說道：「豈不聞，『呆者不來，來者不呆』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有這些閒話，且待我來收拾他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的神通，我已自看見了。你們又說道能變能化，你們再弄個變化我看著。」眾妖精說道：「還是身裡變，還是身外變？」長老道：「先變個身外變來看著。」原來那些妖精本也是個通達的，你看那一字兒擺著，你也口兒裡嘍嘍嘍，我也口兒裡嘍嘍嘍，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株松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耐歲寒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叢竹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君子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剪梅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春魁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朵桃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紅孩兒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盤銀杏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甜苦相勻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枝柳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清明節。」

猛然間，一個妖精唱說道：「一變已周，再看再變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們再變來。」只見那些妖精，你也口兒裡又唧唧，我也口兒又唧唧，一會子一個人手裡一掛龍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有頭角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雙鳳凰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五色成文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對麒麟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應聖人之瑞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隻白鑊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美玉無瑕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雙獅子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認得文殊師利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頭白象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不拜安祿山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隻老虎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山君有名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個豹兒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南山隱霧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個金絲犬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像個渾金色相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個玳瑁貓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倒是個有好皮毛的。」

又猛聽得一個妖精唱聲道：「再變已周，三看三變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三變來。」只見這些妖精，你也口兒裡喀喀喀，我也口兒裡喳喳喳，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錠馬蹄金。長老道：「這的也只看得他是黃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錠圓寶銀。長老道：「這也只看得他是白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架景陽鐘。長老道：「這也只是雜銅雜鐵鑄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面漁陽鼓。長老道：「這也是雜皮兒漫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籠料絲燈。長老道：「這也只是和他人指路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個草蒲團。長老道：「這也只是聽別人打坐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面古銅鏡。長老道：「這也只是自家心裡明白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把泥金扇兒。長老道：「這也只是自家身上涼快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壺茶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原是盧仝的。」一會兒一個人手裡一瓶酒。長老道：「這的原是杜康的。」又猛聽得一個妖精唱聲道：「茶酒已周，理無又變！」長老道：「這卻都是個身外變哩，今番卻要個身裡變哩！」卻不知這個長老說個身裡變，還是甚麼樣的千變萬化，又不知那些妖精的身裡變，還是些甚麼樣的神巧機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